

## 话说

郑州

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齐名。100多年前，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这一切的高度集结，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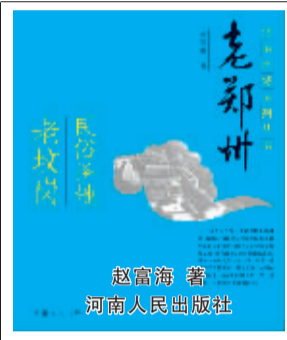
## 曲剧《红楼梦》在大坑戏院一炮打响

许寄秋亲自创作改编了曲剧《红楼梦》，在老坟岗大坑戏院一炮打响，自拉自唱的“地摊戏”从此走上了大舞台。改编排演曲剧《红楼梦》取得了成功，推动了一个剧种的大发展，成了河南戏剧史与曲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许寄秋将编排上演《红楼梦》视为一生最得意的一件事。

曲剧是由民间的坐唱、地摊、高跷演变而来的。坐唱，大凡绅士、富户爱好者自创自演称之为“曲子”，是谓“仕绅艺术”，有儒门风韵。地摊则更趋民间化，乡间、集市，三五五个曲子艺人拉开场子即可演唱。高跷虽未脱离民间，但有了一种表演成分在内，而坐唱、地摊只是稍加动作的清唱，无妆无道具。传说20世纪20年代末，一支曲子高跷在乡间演出，突遇大雨，泥泞地踏高跷不成。但观者兴致高，有人便想法将四辆马车搭成戏台，曲子艺人弃高跷而“登台”演唱。从此有了“高台曲”的名字。但是，由于曲子戏优势在唱腔，重视唱腔，其劣势显而易见的是形态稚拙，缺乏成套规范和演出模式，所以，这类民间艺术难登大雅之台。

许寄秋改编曲剧《红楼梦》，虽非第一个将这个剧种推上大雅之台，但在整个河南戏曲界，尤其是曲剧园地却是划时代的。

剧本乃一剧之本。旧时的“曲子”从无剧本，艺人是跟着老师一句句学唱的。许寄秋决定搞一出分量重、质量高的新剧目，以此来吸引大家看这个剧团、剧种的演出。同时，被演员美妙的演出所吸引，观众面就可



以打开了。他15岁开始发表诗歌，决定自己动手改编《红楼梦》。在百万首的《红楼梦》中，他先是把可以入戏的章回、情节选择圈点勾画出来，再加以串连构思，最后终于搞出了一个从宝、黛在沁芳河畔读《西厢》开始，到宝玉“哭灵”出走结束的提纲。他又叫郑州市文联管戏剧方面工作的岳军执笔合写，几经修改成剧本《红楼梦》。

戏曲是综合艺术，确实有一大半二度创作的艺术任务在后面，为了按要求排演好《红楼梦》，许寄秋马上要寻找、吸收三个人进剧团：一个是古筝手（曲剧的抒情，若没有古筝，乐队要减色一半）；一个是布景画师（曲剧原来没布景）；另一个是要会大调多的老艺人（曲剧原来多唱小调）。终于，他从数百里外请来了最好的古筝手；从西安请来了一位在郑州难于找到的布景画师。另外是抓好角色。在定角色时，许寄秋亲自把关，首先打破原来派角的旧观念、旧关系，包括学员在内，都因材使用。《红楼梦》里公子、小姐、丫环角色很多，正好发挥了学员条件不错的优势。在排练过程中，除加强培养演黛玉的青年演员之外，还直接从学员中选了饰演贾宝玉的演员。除此之外，他还亲自抓好音乐唱腔设计。为了把曲剧的抒情、优美通过《红楼梦》充分发挥出来、宣传出去，他成立了导演、演员、会调门多的乐队和老艺人研究小组。要求是：以优美动听、适合人物感情的高标准安排唱调、唱腔；原来唱的小调，这次要结合大调，充分挖掘选用，行腔也可以改进发挥。

21

## 刑事

侦探

反局

局长

村人

春风文艺出版社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村人

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案情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案情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以维护法律的公正，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

于亚洲的材料中没有关于胡建刚的蛛丝马迹

于亚洲留下了一大堆肮脏的材料。其中不乏于亚洲自己的肮脏。可不管怎么说，于亚洲还是积极地为自己的灵魂寻找了一条出路。在于亚洲第二天来电话时，就跟魏大若谈到，他要到美国住上一阵，赚点钱，然后回自己的山村老家，办一所希望小学，他可能就会在那里担任校长，让山村的孩子一个个走出大山，健康地走出大山……在于亚洲留下的材料中，没有发觉关于胡建刚的蛛丝马迹……说明什么呢？说明胡建刚这个人不够分量？不能引起当时的于亚洲的足够的重视？还是胡建刚隐藏得深刻，从不显山露水？魏大若说不清楚，但他能感觉到胡建刚的不自在，而胡建刚的不自在，早在第一次找魏大若去商量如何处置刘垵时，魏大若就感受到了。

当周晓红知道警察在怀疑她的工作失误造成了郝麦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时，周晓红的内心在承受着剧烈的煎熬。她不相信因为自己的过失而造成这样的结果，可她不敢保证确实不是自己的过失造成的。

周晓红并不后悔主动提出来让自己的家人来给郝麦输血。当得知郝麦受到感染时，周晓红一开始就怀疑是弟弟的原因。周晓红的弟弟周晓虎三天两头不着家，加上在大学又是因为打架而被劝退学的，回到延江后，时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迹在一起。复查验血之后，确定周晓虎的血也没问题，周晓红才放下心来。

何魁安慰着周晓红，“警察总是要例行调查的。退一万步说，真的是事情发生在你的环节，那也是一次无意过失，不是你故意的。”

“谢谢何院长。”周晓红眨了眨眼睛，转过身去，抬起手擦去泪水。

何魁本来要转身离开了，可就在周晓红转身抬手擦泪水的同时，何魁又转过身来，出神地注视着周晓红。可能是以前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注意过周晓红，今天的何魁发觉周晓红竟然是无与伦比的美丽，这让对女性向来十分挑剔的何魁怦然心动，也就越发爱怜起一个被舆论和警察包围着的纤柔姑娘了。

延江市的官员当中，最耐得住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胡建刚。下午市委常委会的会议上已经明确，胡建刚所任的政法委书记一职，由另一位市委副书记担任，胡建刚的市委副书记一职，还能保留三个月。其实到每次开常委会时，胡建刚才意识到自己是延江市委副书记，另外的时间里，胡建刚就是一个政法委书记，在司法系统里转圈的人。

会议上，胡建刚没有把自己手里的那份清单拿出来说话，他觉得那是检察院办的具体案子，与市委常委工作没有关系。

小儿子已经抵达美国，姐弟俩顺利会合了，胡建刚在电话里听到儿子和女儿从美国传来的声音，那个高兴啊，一脸的泪水，那可是从来没有过的轻松。

会议一直开到傍晚才结束，一出会议室，胡建刚就忘记了下午会议的内容。

胡建刚赶到文化宫里面的广场上去，那里每天聚集着京剧票友，胡建刚早就想加入他们的行列，碍于自己那个工作，一直遗憾着，今天一到，便抢先出场，这不，正在月光下唱着呢。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21

## 白领

婚姻

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丈夫不抵家外诱惑，十年婚姻几近崩盘；生母非但不调解，还撺掇女儿离婚，过“独立自主”的生活；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一再选择沉默……三代女人，心事万千。

严立达觉得蔡小欣肯定知道些什么

第二天，严立达来到蔡小欣家，他站在门口，说他不进屋了，说两句话就走。蔡小欣问什么话，昨天怎么不说？

“主要是感谢你，”严立达真心真意地说，“罗想告诉我了，她说她找过你，把你和她说的话也告诉了我，我就不多说了，就一句话，非常感激。”

“为什么不多说，你打算和林青青怎么办？”蔡小欣总是这么快人快语。严立达叹了口气：“是啊，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要把她甩了？”

“这么说有点儿难听……”

“我看做起来更难。”

严立达沉吟道：“我不知道，以前我觉得很了解她，可现在在我有点儿怀疑，我并不了解她。”

蔡小欣说你的怀疑没错儿。严立达立刻觉得蔡小欣肯定知道什么，问：“我能进去吗？”

“废话。”

蔡小欣盘腿坐在地毯上，把自己和林青青的历次接触以及林青青说过的话一股脑儿都说出来，她说林青青舍不得离婚，但也不想放弃严立达，她都想着。“她说她爱你，对了，她还说她要罗想看。”

严立达十分不安：“她说要让罗想看看，她说了这话？”“对，没错儿。咬牙切齿说的。”

严立达觉得难以置信，他想起那个温柔可爱的女人，那么有女人味儿，有时候还爱撒撒娇……

蔡小欣说：“那一套我也会。”“你是说她是假装的？不可能吧。”“看来你是被她迷住了。”

“不，我现在的情况你都知道，罗想怀孕了，我要准备当爸爸，我不能和她再保持

那样的关系，我必须和她分手，甚至不再见面，”他顿了一下，“说实话，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林青青，可我没有别的办法。”

“哼，这会儿你又觉得对不起林青青了，那你老婆呢。”“我，我都对不起。”严立达一脸苦相。

“你们男人啊，真够没劲的。”蔡小欣感叹。严立达有点儿不懂了：“你到底什么态度，你是支持我和林青青分手，还是反对？”

“我呀，”蔡小欣思忖着说，“我觉得你算是个好人，虽然犯了错误。说实话我不喜欢林青青，至于罗想嘛，我不知道怎么评价她，当然我也用不着评价人家，我和她又合得来，又合不来。不过我俩之间毕竟有老罗那一层关系，不管我喜不喜欢她，我总不能害她。”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蔡小欣扑哧笑了：“对不起，脑子有点儿短路。”严立达也笑了：“我这儿都断电了。”他长叹一声：“天哪，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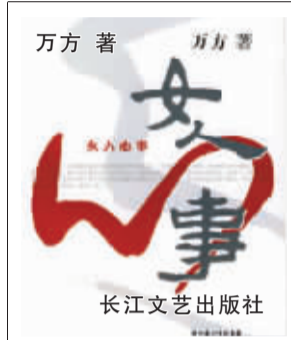
严立达约林青青到公园见面，这回他是有所备而来，摆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林青青故意不理睬，欣赏着四周的景色，说东说西。

严立达看到前面有张长椅：“走，咱们坐会儿。”

一坐下林青青就说：“搂着我呀。”严立达只得伸出一只手臂搂住林青青的肩膀。林青青干脆身子一歪，躺到严立达的大腿上。

“别躺，坐起来。”“不，我愿意这样，这样我可以看着你。”“不，你坐起来。我要和你说话。”“这样就不能说话啦，说呀。”“这样我说不出来。”

21



## 都市

言情

我要

富贵

林雪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

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新一代知识精英“玉石”们的私人版，最真实的“激情与梦想”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深情与执著，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

四个月后阿香再次回到海口

六年来，阿香把她在海口挣的钱，几乎都寄回了老家，她的哥哥用她的钱娶了媳妇，盖起了二层小楼，并在成都开了间杂货店；她的妹妹用她的钱办了丰厚的嫁妆，也盖起二层小楼，在成都开了一间建材店；弟弟用她的钱读完高中，高中毕业后当了兵，退伍后，花了三万元，在成都的一家国营工厂买了个合同工做，也是她的钱；她的父母，吃穿看病，也都是靠她的钱供养。

看到一家人因为她在村里过上了好生活，不再被人欺侮，她感到一种由衷的宽慰。

老屋拆了，兄嫂在原来的地基上盖起了二层小楼，父母住在兄嫂家，阿香只得随父母一起住在这里。

让阿香有一些失望的是，父母、兄嫂和弟弟妹妹对她的归来，没有预想中的热情，只有一种淡淡的远远的甚至带有一点冷冷的像是旁观者的欢迎姿态。她觉得，甚至不如六年前他们一起睡烂被窝喝菜粥时亲。

阿香的哥哥、嫂子这个礼拜天回来了，见阿香在抽烟，嫂子的眉皱了一下。后来，她哥到她房间来，说：“阿香，你这次回来，准备住多久？”

阿香有些意外，自决定回老家后，她从没想过她还要回海口，还要出去。她以为自己回家了，就像倦飞的鸟儿归巢一样，不想再离窝了。

哥哥的话让她猛然意识到，尽管盖房子买家具的钱都是她的，但这个家却不是她的窝，她只是一个借住的客人。

这以后，住在这屋中的她，日渐感到不安，处处觉得不自在，仿佛自己在家中成了多余的人。

又有一天晚上，哥哥到她房中，弯弯腰

绕地说：“你嫂子是个保守本分的人，阿香，以后你穿衣服别太露了，口红别太红了，妆别太浓了，也别抽烟了，免得村里人说闲话。”

阿香终于忍耐不住爆发了，说：“怎么啦？嫌我不是？怕我给你们丢脸，是不是？用我的钱的时候怎么不怕丢脸，不嫌脏呢？她正经，我下贱，是不是？有本事自己赚钱自己盖房开店！”

哥哥猛捶桌子大吼：“就你那俩钱，有什么了不起！这么多年，爹娘的屎尿尿尿，大病小灾，不都是我伺候，你伺候过一天吗？家里当年为了供你读书，不是把你一分钱都省下给你吗？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跟我说话。”

阿香这才明白，这个“家”已难有她的容身之地了，但她又不知道自己该向何处？回海口，这似乎是惟一可去的地方，可是回去干什么呢？去歌舞厅做妈咪，实在太没面子，回嘉盛更是没有希望。重新找工作吧，年纪一大把，又没有文凭，能找什么工作？做买卖？身上只剩这最后的两万元，能干什么？她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被这个世界抛弃的人。

那时，阿香给叶子打电话，说：“叶子呀，北京能不能找个工作干干？”

“你要真想就来吧！包吃包住。”

四个月后，阿香还是回了海口，直接原因是哥嫂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是成都的一个出租司机，死了老婆，有一个女孩已经十二岁。阿香那时极想有一个着落，有个家，况且男人在成都开车，挣钱也够养活她，就答应了。

见面后，男人长得还算周正，话不多，有些疲惫，阿香想，这样的男人应该踏实顾家，想想自己也二十八岁了。

家里人也这样劝她。

73